

國學基本
叢書簡編

通鑑紀事本末

四

袁 樞 著

國學基本
叢書簡編

通鑑紀事本末四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通鑑紀事本末

卷第十七下

譙縱之亂

晉安帝義熙元年。初。毛璩聞桓振陷江陵。帥衆三萬。順流東下。將討之。使其弟西夷校尉瑾。蜀郡太守瑗。出外水。參軍巴西譙縱。侯暉。出涪水。蜀人不樂遠征。暉至五城水口。與巴西陽味謀作亂。縱爲人和。謹蜀人愛之。暉味共逼縱爲主。縱不可走。投於水。引出。以兵逼縱登輿。縱又投地叩頭固辭。暉縛縱於輿。還襲毛瑾於涪城。殺之。推縱爲梁秦二州刺史。璩至略城。聞變。奔還成都。遣參軍王瓊將兵討之。爲縱弟明子所敗。死者什八九。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兵。殺璩及弟瑗。滅其家。縱稱成都王。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。以明子爲巴州刺史。屯白帝。於是蜀大亂。漢中空虛。氏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。

二年春正月。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子于白帝。破之。秋九月。劉裕聞譙縱反。遣龍驤將軍毛脩之將兵與司馬榮期文處茂時延祖共討之。脩之至宕渠。榮期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。承祖自稱巴州刺史。脩之退還白帝。

三年秋八月。毛脩之與漢嘉太守馮遷合兵擊楊承祖。斬之。脩之欲進討譙縱。益州刺史鮑陋不可。脩之上表。言人之所以重生。實有生理。可保臣之情地。生塗已竭。所以借命朝露者。庶憑大威。誅夷讎逆。今屢有可乘之機。而陋每違期不赴。臣雖効死寇庭。而救援理絕。將何以濟。劉裕乃表襄城太守劉敬宣帥衆

五千伐蜀。以劉道規爲征蜀都督。九月，譙縱稱藩于秦。

四年夏五月，譙縱遣使稱藩於秦。又與盧循潛通。縱上表請桓謙於秦，欲與之共擊劉裕。秦王與以問謙。謙曰：臣之累世著恩荆楚，若得因巴蜀之資，順流東下，士民必翕然響應。與曰：小水不容巨魚，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，亦不假君以爲鱗翼。宜自求多福。遂遣之。謙至成都，虛懷引士。縱疑之，置於龍格，使人守之。謙泣謂諸弟曰：姚主之言神矣。秋七月，劉敬宣旣入峽，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，自帥益州刺史鮑陋、輔國將軍文處茂、龍驤將軍時延祖，由墊江轉戰而前。譙縱求救於秦。秦王興遣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、將兵二萬赴之。敬宣軍至黃虎，去成都五百里。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衆拒嶮，相持六十餘日。敬宣不得進，食盡，軍中疾疫，死者太半，乃引軍還。敬宣坐免官，削封三分之一。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督統降號，建威將軍。九月，劉裕以敬宣失利，請遜位，詔降爲中軍將軍，開府如故。劉毅欲以重濃繩敬宣，裕保護之，何無忌謂毅曰：奈何以私憾傷至公。毅乃止。

五年春正月，秦王興遣使册拜譙縱爲大都督，相國，蜀王，加九錫，承制封拜，悉如王者之儀。

六年秋八月，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於秦，請兵以伐晉。縱以桓謙爲荊州刺史，譙道福爲梁州刺史，帥衆二萬寇荊州。秦主興遣前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。江陵自盧循東下，不得建康之間，羣盜互起。荊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、帥天門太守檀道濟、廣武將軍彭城劉彥之入援建康。道濟，祇之弟也。鎮之至尋陽，爲苟林所破。盧循聞之，以林爲南蠻校尉，分兵配之，使乘勝伐江陵。聲言徐道覆已克建康。桓謙於道召募義舊，民投之者二萬人。謙屯枝江，林屯江津。二寇交逼，江陵士民多懷異心。道規乃會將士告之。

曰。桓謙今在近道。聞諸長者。頗有去就之計。吾東來文武。足以濟事。若欲去者。本不相禁。因夜開城門。達曉不閉。衆咸憚服。莫有去者。雍州刺史魯宗之。帥衆數千。自襄陽赴江陵。或謂宗之情未可測。道規單馬迎之。宗之感悅。道規使宗之居守。委以腹心。自帥諸軍攻謙。諸將佐皆曰。今遠出討謙。其勝難必。苟林近在江津。伺人動靜。若來攻城。宗之未必能固。脫有蹉跌。大事去矣。道規曰。苟林愚懦。無他奇計。以吾去未遠。必不敢向城。吾今取謙。往至便克。沈疑之間。已自還返。謙敗則林破膽。豈暇得來。且宗之獨守。何爲不支數日。乃馳往攻謙。水陸齊進。謙等大陳舟師。兼以步騎。戰於枝江。檀道濟先進陷陳。謙等大敗。謙單舸奔苟林。道規追斬之。還至涌口。討林。林走。道規遣諮議參軍臨淮劉遵。帥衆追之初。謙至枝江。江陵士民皆與謙書。言城內虛實。欲爲內應。至是檢得之。道規悉焚不視。衆於是大安。九月。劉遵斬苟林于巴陵。

冬十一月癸丑。益州刺史鮑陋卒。譙道福陷巴東。殺守將溫祚。時延祖八年冬十一月。太尉裕謀伐蜀。擇元帥而難其人。以西陽太守朱齡石。既有武幹。又練吏職。欲用之。衆皆以爲齡石資名尙輕。難當重任。裕不從。十二月。以齡石爲益州刺史。帥寧朔將軍臧熹。河間太守蒯恩。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。分大軍之半。二萬人以配之。熹裕之妻弟。位居齡石之右。亦隸焉。裕與齡石密謀。進取曰。劉敬宣往年出黃虎。無功而退。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。而料我當出其不意。猶從內水來也。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。以備內道。若向黃虎。正墮其計。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。疑兵出內水。此制敵之奇也。而慮此聲先馳。賊審虛實。別有函書封付齡石。署函邊曰。至白帝乃開。諸軍雖進。未知處分所由。毛脩之固請行。裕恐脩之至蜀。必多所誅殺。土人與毛氏有嫌。亦當以死自固。不許。

九年夏六月。朱齡石等至白帝。發函書曰。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。臧熹從中水取廣漢。老弱乘高艦十餘。從內水向黃虎。於是諸軍倍道兼行。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。以備內水。齡石至平模。去成都二百里。縱遣秦州刺史侯暉。尙書僕射譙詵。帥衆萬餘屯平模。夾岸築城以拒之。齡石謂劉鍾曰。今天時盛熱。而賊嚴兵固險。攻之未必可拔。祇增疲困。且欲養銳息兵。以伺其隙。何如。鍾曰。不然。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。譙道福不敢捨涪城。今重軍猝至。出其不意。侯暉之徒已破膽矣。賊阻兵守險者。是其懼不敢戰也。因其兇懼。盡銳攻之。其勢必克。克平模之後。自可鼓行而進。成都必不能守矣。若緩兵相守。彼將知人虛實。涪軍忽來。并力拒我。人情旣安。良將又集。此求戰不獲。軍食無資。二萬餘人。悉爲蜀子虜矣。齡石從之。諸將以水北城地險。兵多。欲先攻其南城。齡石曰。今屠南城。不足以破北。若盡銳以拔北城。則南城不麾自散矣。秋七月。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。克之。斬侯暉。譙詵引兵迴趣南城。南城自潰。齡石捨船步進。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。譙小苟塞打臯。臧熹擊撫之。斬之。小苟聞之亦潰。於是縱諸營屯。望風相次奔潰。戊辰。縱棄成都出走。尙書令馬耽封府庫。以待晉師。壬申。齡石入成都。誅縱同祖之親。餘皆安堵。使復其業。縱出成都。先辭墓。其女曰。走必不免。祇取辱焉。等死於先人之墓可也。縱不從。譙道福聞平模不守。自涪引兵入赴。縱往投之。道福見縱怒曰。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。將安歸乎。人誰不死。何怯之甚也。因投縱以劍。中其馬鞍。縱乃去。自縊死。巴西人王志。斬其首以送齡石。道福謂其衆曰。蜀之存亡。實係於我。不在譙王。今我在。猶足一戰。衆皆許諾。道福盡散金帛。以賜衆。衆受之而走。道福逃於獠中。巴民杜瑾執送之。斬於軍門。齡石徙馬耽於越巂。耽謂其徒曰。朱侯不送我京師。欲滅口也。吾必不免。乃盥洗而臥。

引繩而死。須臾齡石使至，戮其尸，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，賜爵豐城縣侯。

呂光據姑臧

晉武帝太元七年秋九月，車師前部王彌寘、鄯善王休密馱入朝于秦，請爲鄉導，以伐西域之不服者。因如漢灑，置都護以統理之。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爲使，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。與凌江將軍姜飛、輕車將軍彭晃、將軍杜進、康盛等總兵十萬，鐵騎五千，以伐西域。光略陽羌酋婆樓之子也。陽平公融諫曰：西域荒遠，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，不可食。漢武征之，得不補失。今勞師萬里之外，以踵漢氏之過，舉臣竊惜之，不聽。

八年春正月，秦呂光發長安，以鄯善王休密馱、車師前部王彌寘爲鄉導。冬十二月，秦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，焉耆等諸國皆降。惟龜茲王帛純拒之，嬰城固守。光進軍攻之。

九年秋七月，龜茲王帛純窘急，重賂獯胡以求救。獯胡王遣其弟唃龍侯將酋帥騎二十餘萬，并引溫宿尉頭等諸國兵，合七十餘萬，以救龜茲。秦呂光與戰于城西，大破之。帛純出走，王侯降者三十餘國。光入其城，城如長安市，邑宮室甚盛。光撫寧西域，威恩甚著。遠方諸國，前世所不能服者，皆來歸附。上漢所賜節傳，光皆表而易之。立帛純弟震爲龜茲王。八月，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，以光爲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。西域校尉道絕不通。

十年春三月，呂光以龜茲饒樂，欲留居之。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謂光曰：此凶亡之地，不足留也。將軍但東歸，中道自有福地可居。光乃大饗將士，議進止。衆皆欲還，乃以駝二萬餘頭，載外國珍寶奇玩，驅駿馬萬

餘匹而還。秋九月，呂光自龜茲還，至宜禾。秦涼州刺史梁熙閉境拒之。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：「呂光新破西域，兵彊氣銳，聞中原喪亂，必有異圖。河西地方萬里，帶甲十萬，足以自保。若光出流沙，其勢難敵。高梧谷口險阻之要，宜先守之，而奪其水，彼旣窮渴，可以坐制。如以爲遠，伊吾關亦可拒也。度此二阨，雖有子房之策，無所施矣。」熙弗聽。美水令犍爲張統謂熙曰：「今關中大亂，京師存亡不可知。呂光之來，其志難測。將軍何以抗之？」熙曰：「憂之未知所出。」統曰：「光智略過人，今擁思歸之士，乘戰勝之氣，其鋒未易當也。將軍世受大恩，忠誠夙著，立勳王室，宜在今日。行唐公洛上之從弟，勇冠一時，爲將軍計，豈若奉爲盟主，以收衆望，推忠義以帥羣豪，則光雖至，不敢有異心也。資其精銳，東兼毛興，連王統、楊璧，合四州之衆，掃兇逆，寧帝室，此桓文之舉也。」熙又弗聽。殺洛于西海。光聞楊翰之謀，懼不敢進。杜進曰：「梁熙文雅有餘，機鑿不足，終不能用。翰之謀不足憂也，宜及其上下離心，速進以取之。」光從之。進至高昌，楊翰以郡迎降。至玉門，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，以子胤爲鷹揚將軍，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帥衆五萬拒光于酒泉。敦煌太守姚靜、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。光報檄涼州，責熙無赴難之志，而遏歸國之衆，遣彭晃、杜進、姜飛爲前鋒，與胤戰于安彌，大破擒之。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。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。光殺之。光入姑臧，自領涼州刺史，表杜進爲武威太守，自餘將佐各受職位。涼州郡縣皆降於光。獨酒泉太守宋皓、西郡太守索泮城守不下。光攻而執之。讓泮曰：「吾受詔平西域，而梁熙絕我歸路，此朝廷之罪人，卿何爲附之？」泮曰：「將軍受詔平西域，不受詔亂涼州。梁公何罪，而將軍殺之？泮但苦力不足，不能報君父之讎耳。豈肯如逆氏彭濟之所爲乎？」主滅臣死，固其常也。光殺泮及皓。主簿尉祐姦佞傾險，與彭濟同執梁熙。光

寵信之。祐譖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。涼州人由是不悅。光以祐爲金城太守。祐至允吾。襲據其城以叛。姜飛擊破之。祐奔據興城。

十一年初。張天錫之南奔也。秦長水校尉王穆。匿其世子大豫。與俱奔河西。依禿髮思復鞬。思復鞬送於魏安。魏安人焦松。齊肅。張濟等。聚兵數千人。迎大豫爲主。攻呂光昌松郡。拔之。執太守王世強。光使輔國將軍杜進擊之。進兵敗。大豫進逼姑臧。王穆諫曰。光糧豐城固。甲兵精銳。逼之非利。不如席卷嶺西。礪兵積粟。然後東向與之爭。不及其年。光可取也。大豫不從。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。改元鳳凰。以王穆爲長史。傳檄郡縣。使穆說諭嶺西諸郡。建康太守李隰。祁連都尉嚴純。皆起兵應之。有衆三萬。保據楊塢。夏四月。張大豫自楊塢進屯姑臧城。西王穆及禿髮思復鞬子奚于帥衆三萬屯於城南。呂光出擊。大破之。斬奚于等二萬餘級。秋九月。呂光得秦王堅。凶問。舉軍縞素。諡曰文昭皇帝。冬十月。大赦。改元太安。十一月。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。掠民五千餘戶。保據俱城。十二月。呂光自稱使持節侍中。中外大都督。督隴右河西諸軍事。大將軍。涼州牧。酒泉公。

十二年秋七月。呂光將彭晃。徐晃。攻張大豫于臨洮。破之。大豫奔廣武。王穆奔建康。八月。廣武人執大豫。送姑臧。斬之。穆襲據酒泉。自稱大將軍涼州牧。冬十二月。呂光西平太守康寧。自稱匈奴王。殺河湟太守強禱以叛。張掖太守彭晃亦叛。東結康寧。西通王穆。光欲自擊晃。諸將皆曰。今康寧在南。伺釁而動。若晃穆未誅。康寧復至。進退狼狽。勢必大危。光曰。實如卿言。然我今不往。是坐待其來也。若三寇連兵。東西交至。則城外皆非吾有。大事去矣。今晃初叛。與寧穆情契未密。出其倉猝。取之差易耳。乃自帥騎三萬倍。

道兼行。既至，攻之二旬，拔其城，誅晃。初，王穆起兵，遣使招敦煌處士郭瑀。瑀歎曰：「今民將左衽，吾忍不救之邪？」乃與同郡索嘏起兵應穆。運粟三萬石以餉之。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，軍師將軍。嘏爲敦煌太守。既而穆聽讒言，引兵攻嘏。瑀諫不聽，出城大哭，舉手謝城曰：「吾不復見汝矣。」還而引被覆面，不與人言。不食而卒。呂光聞之曰：「二虜相攻，此成擒也。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。」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，克之。進屯涼興。穆引兵東還，未至衆潰。穆單騎走，驛馬令郭文斬其首送之。

十三年，呂光之定涼州也，杜進功居多。光以爲武威太守，貴寵用事。羣僚莫及。光甥石聰自關中來。光問之曰：「中州人言我爲政何如？」聰曰：「但聞有杜進耳，不聞有舅。光由是忌進而殺之。光與羣僚宴，語及政事，參軍京兆段業曰：『明公用濃太峻。』光曰：『吳起無恩而楚彊，商鞅嚴刑而秦興。』業曰：『起喪其身，鞅亡其家，皆殘酷之致也。』明公方開建大業，景行堯舜，猶懼不濟，乃慕起鞅之爲治，豈此州士女所望哉？」光改容謝之。十四年春二月，呂光自稱三河王大赦，改元麟嘉，置百官。光妻石氏，子紹弟德世，自仇池來至姑臧。光立石氏爲妃，紹爲世子。

十九年秋七月，三河王光以子覆爲都督，玉門以西諸軍事，西域大都護，鎮高昌。命大臣子弟隨之。二十一年夏六月，三河王呂光卽天王位，國號大涼。大赦，改元龍飛，備置百官。以世子紹爲太子，封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。以中書令王詳爲尙書左僕射，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爲尙書。

乞伏據金城

晉成帝咸和四年，初，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于苑川，侵并鄰部，士馬彊盛。及趙亡，述延懼，遷于麥田。述

延卒。子儻大寒立。儻大寒卒。子司繁立。

簡文帝咸安元年。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。乞伏司繁於度堅山。司繁帥騎三萬。扼統于苑川。統潛襲度堅山。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。其衆聞妻子已降。秦不戰而潰。司繁無所歸。亦詣統降。秦王堅以司繁爲南單于。留之長安。以司繁從叔吐雷爲勇士護軍。撫其部衆。

武帝寧康元年。鮮卑勃寒寇掠隴右。秦王堅使乞伏司繁討之。勃寒請降。遂使司繁鎮勇士川。

太元元年。乞伏司繁卒。子國仁立。

八年。秦王堅之入寇也。以乞伏國仁爲前將軍。領先鋒騎。會國仁叔父步頽反於隴西。堅遣國仁還討之。步頽聞之大喜。迎國仁於路。國仁置酒大言曰。符氏疲民逞兵。殆將亡矣。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。及堅敗。國仁遂迫脅諸部。有不從者。擊而併之。衆至十餘萬。

十年。秋九月。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。大將軍。單于。領秦河二州牧。改元建義。以乙旌童渥爲左相。屋引出支爲右相。獨孤匹蹄爲左輔。武羣勇士爲右輔。弟乾歸爲上將軍。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。築勇士城而都之。

十一年春正月。南安祕宜帥羌胡五萬餘人。攻乞伏國仁。國仁將兵五千逆擊。大破之。宜奔還南安。秋七月。祕宜與莫侯悌眷帥其衆三萬餘戶。降于乞伏國仁。國仁拜宜東秦州刺史。悌眷梁州刺史。

十二年春三月。秦主登以乞伏國仁爲大將軍。大單于。苑川王。夏六月。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。苟提倫三部于六泉。秋七月。與沒奕干金熙戰於渴渾川。沒奕干金熙大敗。三部皆降。

十三年夏四月。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。獲其子詰歸。六月。苑川王乞伏國仁卒。諡曰宣烈。廟號烈祖。其子公府尙幼。羣下推國仁弟乾歸爲大都督。大將軍大單于。河南王大赦。改元太初。秋七月。河南王乾歸立其妻邊氏爲王后。置百官。倣漢制。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。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。金城邊芮爲左長史。東秦州刺史祕宜爲右長史。武始翟勅爲左司馬。略陽王松壽爲主簿。從弟軻彈爲梁州牧。弟益州爲秦州牧。屈眷爲河州牧。九月。河南王遷都金城。

十四年春正月。秦主登以河南王乾歸爲大將軍。大單于金城王。夏五月。金城王乾歸擊侯年部大破之。於是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乾歸。冬十一月。抱罕羌彭奚念附於乾歸。以奚念爲北河州刺史。

十五年冬十二月。越質詰歸據平襄。叛金城王乾歸。

十六年春正月。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。詰歸降。乾歸以宗女妻之。十八年。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磐爲太子。熾磐勇略明決。過於其父。

十九年春正月。秦主登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爲左丞相。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。加九錫。夏六月。秦主登進封乾歸梁王。納其妹爲梁王后。冬十月。秦主崇爲梁王。乾歸所逐犇隴西。王楊定。定與崇共攻乾歸。乾歸遣涼州牧軻彈。秦州牧益州。立義將軍詰歸。帥騎三萬拒之。大敗。定兵。殺定及崇。斬首萬七千級。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。十一月。梁王乾歸自稱秦王。大赦。

二十年春正月。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尙書令。左長史邊芮爲左僕射。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。置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。然猶稱大單于大將軍。邊芮等領府佐如故。夏六月。西秦王乾歸遷于西城。

二十一年。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西秦。降于秦。

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。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。舉兵伐之。乾歸羣下請東犇成紀以避之。乾歸曰。軍之勝敗在於巧拙。不在衆寡。光兵雖衆而無法。其弟延勇而無謀。不足憚也。且其精兵盡在延所。延敗光自走矣。光軍於長最。遣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。乾歸帥衆二萬救之。未至。纂等拔金城。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。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。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。武始河關皆克之。乾歸使人給延云。乾歸衆潰犇成紀。延欲引輕騎追之。司馬耿稚諫。延不從。進與乾歸遇。延戰死。稚與將軍姜顯收散卒還屯枹罕。光亦引兵還姑臧。夏六月。西秦王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爲鎮衛將軍。以鎮西將軍屋弘破光爲河州牧。定州刺史翟瑄爲興晉太守。鎮枹罕。

三年。西秦丞相出連乞都卒。冬十月。以金城太守辛靜爲右丞相。

四年春正月。西秦王乾歸遷都苑川。夏五月。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秦。入自南安。峽。西秦王乾歸帥諸將拒之。軍于隴西。秋七月。西秦王乾歸使武衛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。秦王興潛引兵救之。乾歸聞之。使慕兀帥中軍二萬屯柏楊。鎮軍將軍羅敦帥外軍四萬屯候辰谷。乾歸自將輕騎數千前候秦兵。會大風昏霧。與中軍相失。爲追騎所逼。入於外軍。且與秦戰。大敗。走歸苑川。其部衆三萬六千皆降於秦。興進軍枹罕。乾歸奔金城。謂諸豪帥曰。吾不才叨竊名號。已踰一紀。今敗散如此。無以待敵。欲西保允吾。若舉國而去。必不得免。卿等留此。各以其衆降秦。以全宗族。勿吾隨也。皆曰。死生願從。陛下。乾歸曰。吾今將寄食於人。若天未亡我。庶幾異日克復舊業。復與卿等相見。今相隨而死。無

益也。乃大哭而別。乾歸獨引數百騎奔允吾。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。利鹿孤遣廣武公儁檀迎之。寘於晉興。待以上賓之禮。鎮北將軍秃髮俱延言於利鹿孤曰。乾歸本吾之屬國。因亂自尊。今執窮歸命。非其誠款。若逃歸姚氏。必爲國患。不如徙置乙弗之間。使不得去。利鹿孤曰。彼窮來歸我。而逆疑其心。何以勸來者。俱延。利鹿孤之弟也。秦兵旣退。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。乾歸將應之。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。暢馳白利鹿孤。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捫天嶺。乾歸懼爲利鹿孤所殺。謂其太子熾磐曰。吾父子居此。必不爲利鹿孤所容。今姚氏方彊。吾將歸之。若盡室俱行。必爲追騎所及。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爲質。彼必不疑。吾在長安。彼終不敢害汝也。乃送熾磐等於西平。八月。乾歸南奔枹罕。遂降於秦。冬十一月。乞伏乾歸至長安。秦王興以爲都督河南諸軍事。河州刺史歸義侯久之。乞伏熾磐欲逃詣乾歸。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。利鹿孤將殺熾磐。廣武公儁檀曰。子而歸父。無足深責。宜宥之以示大度。利鹿孤從之。

五年春二月。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。盡以其故部衆配之。夏四月。乞伏乾歸至苑川。以邊芮爲長史。王松壽爲司馬。公卿將帥皆降爲僚佐偏裨。

元興元年夏四月。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。南涼王儁檀歸其妻子。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于秦。秦主興以熾磐爲興晉太守。

義熙二年十一月。乞伏乾歸入朝于秦。

三年春正月。秦主興以乞伏乾歸寢彊難制。留爲主客尙書。以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。監其部衆。

四年，乞伏熾磐以秦政寢衰，且畏秦之攻襲，冬十月，招結諸部二萬餘人，築城于嶮嶺山而據之。冬十二月，乞伏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，爲奚念所敗而還。

五年春二月，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邽，彭奚念乘虛伐之，熾磐聞之，怒，不告懿而歸，擊奚念破之，遂圍枹罕。乞伏乾歸從秦王興如平涼，熾磐克枹罕，遣人告乾歸，乾歸逃還苑川。夏四月，乞伏乾歸如枹罕，留世子熾磐鎮之，收其衆得二萬，徙都度堅山。秋七月，乞伏乾歸復卽秦王位，大赦，改元更始，公卿以下皆復本位。冬十月，西秦王乾歸立夫人邊氏爲王后，世子熾磐爲太子，仍命熾磐都督中外諸軍，錄尙書事，以屋引破光爲河州刺史，鎮枹罕，以南安焦遺爲太子太師，與參軍國大謀。

六年春三月，西秦王乾歸攻秦金城郡，拔之。秋七月乙丑，西秦王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，降其衆二萬五千，徙於苑川。八月，乾歸復都苑川。九月，西秦王乾歸攻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，皆克之，徙民二萬五千戶於苑川及枹罕。

七年春正月，秦王興以太常索稜招撫西秦，西秦王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，興遣鴻臚拜乾歸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，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爲鎮西將軍，左賢王平昌公。二月，河南王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于度堅城，以子敕敦爲秦興太守以鎮之。夏四月，河南王乾歸徙羌句豈等部衆于疊蘭城，以兄子阿柴爲興國太守以鎮之。五月，復以子木弈干爲武威太守，鎮嶮嶺城。秋八月，河南王乾歸攻秦略陽太守姚龍於柏陽堡，克之。冬十一月，進攻南平太守王憬於水洛城，又克之，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。遣乞伏審虔帥衆二萬城譚郊。十二月，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，乾歸討

之不克。

八年春正月，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髮，利髮南走，追斬之。以乞伏審虔爲河州刺史，鎮枹罕而還。二月，乾歸徙都譚郊，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。夏六月，乞伏公府弑河南王乾歸，并殺其諸子十餘人，走保大夏。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、揚武將軍木奔干、帥騎三千討之，以其弟曇達爲鎮京將軍，鎮鄯驍。驍將軍婁機鎮苑川，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于枹罕。秋七月，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，公府奔疊蘭城，就其弟阿柴、智達等攻拔之，斬阿柴父子五人。公府奔曠嶺南山，追獲之，并其四子，輓之於譚郊。八月，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，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，葬乾歸於枹罕，諡曰武元王，廟號高祖。九月，河南王熾磐以尙書令武始翟勅爲相國，侍中太子詹事趙景爲御史大夫，罷尙書令，僕射尙書六卿侍中等官。

十年冬十月，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，置百官。

禿髮據廣武

晉安帝興寧三年冬十月，鮮卑禿髮椎斤卒，年一百一十。子思復鞬代統其衆，椎斤樹機能從弟，務丸之孫也。

武帝太元十九年，初，禿髮思復鞬卒，子烏孤立，烏孤雄勇有大志，與大將紛陁謀取涼州，紛陁曰：公必欲得涼州，宜先務農講武，禮俊賢，修政刑，然後可也。烏孤從之。三河王光遣使拜烏孤冠軍大將軍，河西鮮卑大都統烏孤與其羣下謀之曰：可受乎？皆曰：吾士馬衆多，何爲屬人？石真若留不對，烏孤曰：卿畏呂

光邪。石真若留曰：吾本根未固，小大非敵。若光致死於我，何以待之？不如受以驕之，俟釁而動，蔑不克矣。烏孤乃受之。

二十年秋七月，禿髮烏孤擊乙弗折掘等諸部，皆破降之。築廉川堡而都之。廣武趙振少好奇略，聞烏孤在廉川，棄家從之。烏孤喜曰：吾得趙生，大事濟矣。拜左司馬。三河王光封烏孤爲廣武郡公。

二十一年夏六月，三河王呂光遣使拜禿髮烏孤爲征南大將軍，益州牧，左賢王。烏孤謂使者曰：呂王諸子貪淫，三甥暴虐，遠近愁怨，吾安可違百姓之心，受不義之爵乎？吾當爲帝王之事耳。乃留其鼓吹羽儀，謝而遣之。

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，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，大單于，西平王，大赦。改元太初，治兵廣武，攻涼金城，克之。涼王光遣將軍竇苟伐之，戰于街亭，涼兵大敗。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騰善天文數術，國人信重之。會熒惑守東井，騰謂僕射王詳曰：涼之分野將有大兵，主上老病，太子闇弱，太原公凶悍，一旦不諱，禍亂必起。吾二人久居內要，彼常切齒，將爲誅首矣。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彊，二苑之人多其舊衆，吾欲與公舉大事，推乞基爲主，二苑之衆盡我有也。得城之後，徐更議之。詳從之。曆夜以二苑之衆燒洪範門，使詳爲內應，事泄，詳被誅。騰遂據東苑以叛，民間皆言聖人起兵，事無不成。從之者甚衆。涼王光召太原公纂使討騰，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：郭騰舉事，必不虛發，吾欲殺纂，推兄爲主，西襲呂弘，據張掖，號令諸郡，此千載一時也。桓怒曰：吾爲呂氏臣，安享其祿，危不能救，豈可復增其難乎？呂氏若亡，吾爲弘演矣。統至番禾，遂叛歸騰。弘，纂之弟也。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騰，大破之。騰得光孫八人於東苑，及敗